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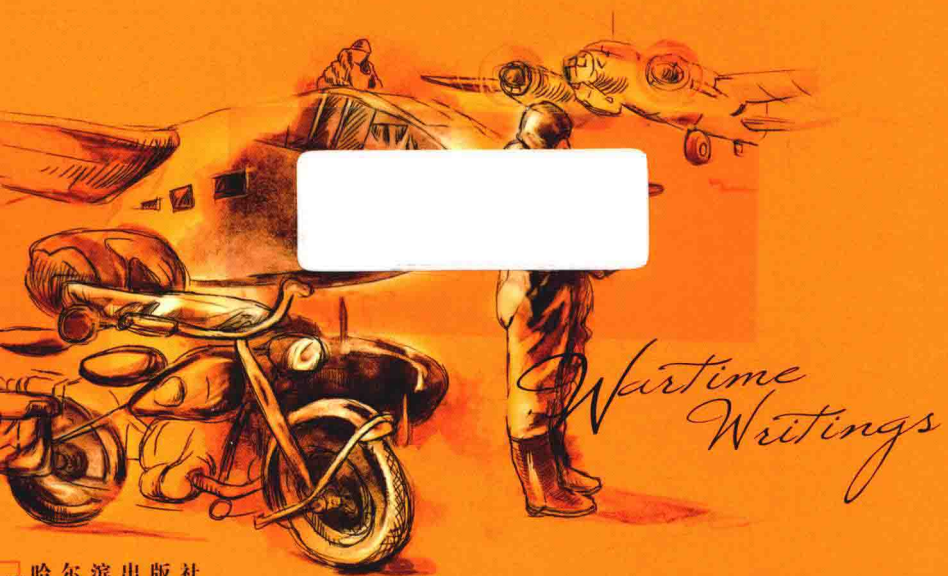
“小王子”
在战火中谱写的
动人乐章



战时札记

(1939—1944)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白秀敏 王杭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战时札记

(1939—1944)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白秀敏 王杭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时札记 / (法) 圣埃克絮佩里著; 白秀敏, 王杭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6.5

(圣埃克絮佩里文集)

ISBN 978-7-5484-2510-6

I. ①战… II. ①圣… ②白…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543 号

书 名: 战时札记

作 者: [法] 圣埃克絮佩里 著

译 者: 白秀敏 王 杭 译

责任编辑: 曲 宁 韩金华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56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2510-6

定 价: 32.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前言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曾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航线的飞行员，也是二战时期的战斗机飞行员，他还是若干部畅销书籍的作者。这位作家、行动主义者、伦理学家和生活在反英雄时代里的英雄，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留给我们的启示——在超越了个人维度的概念之中，有一些纽带，把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这些纽带，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理念，以及这个理念的衍生，贯穿在圣埃克絮佩里的作品之中。这些理念远比说教来得更直接。当然，那些从一开始就仰慕他的人，都会去阅读他在战争时期的言论、去体验他的心灵挣扎、去追随他的信仰，而且还会去查探他在法国上空执行最后一次侦察任务时失踪的未解之谜。

《战时札记》这部包罗万象的文集收录了书信、短笺、演讲词和序言，虽不是另一部《小王子》，却仍旧承载着圣埃克絮佩里一直想要告诉全人类的话。这本书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得以收集和汇编的，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成品，也不可能是。他完成了的书（他说，他重写了差不多 30 次）就是织毯，在颜色

和设计上都清晰地显示出他独特的风格。但是，在这部文集之中，我们却看到它们的背面布满了绳结和缠线，以及交织在一起的线头。在这里，你才能意识到，他对自己的书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满腔热情地追求完美，也付出了不亚于艺术创作的实际行动；他的一生都保持着一种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直至死亡。织毯的背面，图案虽然断断续续，但全图仍旧清晰可辨。

我们在此书中为您呈现的，是一位投身战争、被迫蛰伏、重返战斗、英勇牺牲的军事飞行员所谱写的篇章。

在这些书信作品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于旧时的期刊或报纸上；还有很多是未经公开发表过的：大多数都是信件，也有手稿、被抛弃的简短笔记，以及电台播音和美国一些出版社的公告。

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排序，并增加了简短的补充说明。资料的起始时间实际上比二战的正式宣战时间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想重现圣埃克絮佩里在 1939 年夏季的行踪、思想和社交活动。

我们要向慷慨地贡献了圣埃克絮佩里从未公开发表或出版过的作品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中凡是以“给 × 的信”的方式出现的书信，都是由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人提供的。

本书中的材料均由尼科尔和露易丝·埃夫拉尔收集和整理。

目 录
CONTENTS

1939	001
1940	037
1941	067
1942	095
1943	115
1944	219

1939



在德国，我问拉扎雷夫·尚贝兰对希特勒印象如何，彼时，二人刚刚有过接触。

“震惊。”他回答说。

果不其然。正如你让柏格森去见阿提拉，毫无疑问，阿提拉会让柏格森感到震惊。而柏格森，却不会给阿提拉留下什么印象。

醉酒的水手比哲学家还要聒噪。受尽屈辱的物理学家，正在弯着腰打扫厕所的时候，看着那个把大拇指插在腰带里的纳粹军人在自己面前走来走去，必定会震惊不已。

圣埃克絮佩里^①

要想克服某种不祥的预感，你首先要弄清这种预感到底代表着什么。显然，我们身处不祥之地。因此，我们选择了维护和平。但是，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之中，我们还裹挟着朋友和自己。毫无疑问，我们中有不少人曾准备以友谊之名让他人拿着生命去冒险，但现在却觉得羞愧难当了。但是，若牺牲了和平，他们同样会感到羞愧，因为接下来，他们将会牺牲掉整个人类：他们将不得不看着欧洲的图书馆、教堂甚至实验室被破坏；不得不目睹传统的文化变为废墟，整个世界都化

^①写于1939年，草稿，私人收藏。

作一团烟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态度才会摇摆不定。和平受到威胁之际，我们才发现战争的可耻之处；若是我们若即若离地避开战争，我们又要接受和平带给我们的耻辱。

.....

若是德国人已经做好了为希特勒流血牺牲的准备，你就应该明白，谴责希特勒是没用的。那是因为希特勒给予了德国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会让德国人为之激情澎湃，不吝献身。因为在德国人眼中，希特勒就是伟大的神。你还不理解吗？某项运动能量的大小要看这项运动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理解吗？这种自我牺牲、甘于冒险、为信仰而死的品质，正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根基所在。你若要求证，就可以飞行员为例，他牺牲了自己却保全了他所运送的邮件；还可以医生为例，他在抗击流行病的过程中英勇献身；还可以军官为例，他亲率驼队，冲锋在前，深入物资急缺而又充满孤寂的沙漠。每一年，都会有人死去。他们的牺牲看上去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你真的以为他们的牺牲无济于事吗？首先，他们把美好的形象移植到了人类纯洁的躯体上；其次，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传说播撒在摇篮中熟睡的婴儿心中。万物之生，皆有其理。修道院即便高筑围墙，神明之光还是会流泻出来。

你还不理解吗？沿途某处，我们也曾经误入歧途：人群聚集之地比以往更显繁华，我们的财富日增，闲暇更盛，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精髓，而且无从描绘。我们觉得自己似非人类，因为我们在某个地方，丢掉了人类特有的品性。

.....

我们希望自己面前铺开的那片广阔区域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寻求自我解放，竭力摆脱囚禁我们的监狱牢房。我们曾经以为，若要长大成人，只需穿衣吃饭，迎合所需，便已足够。于是，我们就渐渐地变成了库特林^①笔下那种微不足道的小市民、乡村政客和内心苍白的技术工。你可能会说：“我们接受过教育，接受过启迪；我们比前人更富有，因为我们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了解一套公式或是记住所学的知识就能够在头脑中形成文化，那么，他对文化就一无所知。即便是最平庸无华的技术学校学生，对于自然和法律的了解，可能会比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更多一些；但即便如此，他却不可能实现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的任何一个思维过程。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思维才是最重要的。帕斯卡首先提供了一种方法，而牛顿则提供了工具——映射了整个宇宙。落在草地上的熟透的苹果、七月夜空中闪烁的星星，都在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们诉说。科学之于他们，就是生活。

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奇情况会给我们施加养料。只有当我们为了自身目标之外的普世目标而和别人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呼吸；我们在沙漠中把自己仅有的给养与他人分享之后，我们这些平素丰衣足食的子民，才能体会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宽慰；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经历过飞机的失灵，体验过其间的巨大惊喜，因此，其他所谓的喜悦真可谓无足轻重。

①乔治·库特林（1858—1929），以编写苦情讽刺舞台喜剧而出名。

因此，请不要惊讶。一个从不认为自己体内休眠着某种未知东西的人，一旦来到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之上，偶然间感受到这种未知物质的一次震颤之后——因为这里有生命的牺牲、有共同的目标和严肃的正义形象——他就会永远都只接受无政府主义这种观念，而对其他的真理一概不闻不问了。同理，为了保护那些受到惊吓的幼小修女，有人在西班牙的修道院里站过岗、放过哨，他们甚至愿意为西班牙的教堂献出生命。

.....

在欧洲，有 200 万人找不到自己的目标或方向，这样的人就应该转世再生。工业化迫使他们脱离了世代相传的农民之根，把他们关进了偌大的贫民窟：那里就像集装箱的编配场，散乱地堆放着一排排黑色的车厢。他们理应逃离这片位于郊外的住宅区，以求重生。

还有一些人被形形色色的工作裹住了手脚，在他们看来，梅尔莫兹^①式的幸福，宗教生活中的幸福，或是科学家的幸福，都是陌生的、未知的。这些人也期盼着能够重生。

当然，有人能够赋予他们新生：只要让他们穿上制服就够了。然后，他们就会高唱战争之歌，就会跟同志们一起分享面包。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就是一种共性的体验。但是，他们吃下分得的面包，就要为之付出生命。

有人会挖出一些木偶，激活一些古老的咒语；有人能够激

①让·梅尔莫兹（1901—1936），法国飞行员，在执行一次飞行任务时失踪。

活泛日耳曼主义的神话传说和罗马帝国的神话传说；有人能把德国人全都灌醉，让他们为自己的德国人身份、为贝多芬同胞的身份而精神亢奋。给世人灌输了这样的食料，自然比再造一个贝多芬要简单得多。

但是，这些蛊惑人心的木偶却是肉食性的。有人会献身于知识的进步或疾病的治疗，他们的死，死得其所；为抵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扩张而死，是甜蜜的。但是敌人既不是知识中无法整合的方程式，也不是疾病中残害血清的肿瘤——因为敌人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个人。必须有人同他斗争，而且，毫无疑问地，必须要击败他。大家可能会撤退到掩体墙的后面，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会发起夜袭，直击敌人的心脏。胜利将会属于尚未腐烂的那个人——看看西班牙吧——因为敌对的双方会腐烂在一起。

若要重生，我们需要什么？答案是奉献自我。我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如果不经历同样的意象，一个人就无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飞行员会在保护邮包的战斗中通力协作——为希特勒献出自己生命的追随者们、奋力攀登同一座山峰的登山者们，莫不如此。人类的凝聚，不是因为相遇，而是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想。在即将化作荒漠的世界里，我们渴望同志之谊；彼此分享的面包让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努力奔向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来激发温暖的同志情谊。战争欺骗了我们：因为仇恨不会提升竞赛的成就感。

1938年10月初，圣埃克絮佩里写下了上述这段文字，彼时，《慕尼黑协议定》刚刚签订，协定中，英法将苏台德地区割让

给德国，希望借此来避免战争。

圣埃克絮佩里有充足的时间对战争展开思考，甚至可能从1937年7月《巴黎晚报》自西班牙发回报道的时候就开始了。3月28日，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世界的政治局势却让人轻易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从“理性”上来说，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但它还是一样会来。

1939年2月，在起程前往德国之前，圣埃克絮佩里出版了《人的大地》一书。当时，他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本书阐明飞行员与飞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1943年，当他重新服役，驾驶更为精良的飞机，参与更多任务的时候，这种思路又再次出现了。1939年8月1日，让·玛丽·孔蒂编辑了《文档》杂志的一期文章——与试飞员有关，圣埃克絮佩里为此文撰写了前言，内容如下：

在此，让·玛丽·孔蒂将会跟你谈谈试飞员。孔蒂毕业于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热衷于写方程式。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方程式是对经验的编写。然而，在实践中，发明设计却不会像小鸡跳出蛋壳那样从数学分析中衍生出来。数学分析有时会超越经验，但通常情况下，它只能对经验进行编写——毕竟，这才是它的基本功能。通过粗略测量，某种给定现象的变化能够借助于双曲线进行完美的表现；依据双曲线，理论学家把这些试验性的测量结果编写成了方程式；而且，他还指出，通过长时间的 analysis，该现象的变化只能是这样的。因此，如果有更为精密的测量手段，就能帮助他画出更为准确的曲线图（目

前来看，这个曲线图将完全不同于原有方程式所表示的那个），借助于新得到的方程式，他就能对该现象进行无限精准的编写。随后，他就可以证明，通过更加精密的分析，其变化从一开始就能够被预见。

理论家推崇的是逻辑，他认为自己对梦想、直觉和诗歌不屑一顾。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三个精灵为了把他迷惑得像个相思缠身的懵懂少年，竟然进行了乔装改扮。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它们把自己伪装成逻辑学上的“工作假设”“任意条件”和“类比”。而他，作为一名理论家，又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其实已经背离了缜密的逻辑推理呢？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在聆听它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聆听缪斯之歌呢？

让·玛丽·孔蒂将会谈及试飞员灿烂辉煌的业绩。但是，他毕竟是综合理工大学出身。因此，他会告诉你们，试飞员充其量只是工程师的测量手段罢了。而我，跟他一样，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我还相信，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生了病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去问医师，他们什么都不问，只要用注射器抽出我们的血液样本来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数据，然后，在对照一系列的数据之后，就能够用一片药片帮我们恢复健康，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如果我生了病，我就只能去看年长的乡村医生，他会对我上上下下地仔细审查，拍拍我的肚子，在我的胸口铺一块手绢，听上一阵，接着，我的咳嗽声就会传进他的听筒，撞击他的颌骨，最后，他冲我微微一笑，把我治愈。

我仍旧信仰库佩特、拉辛和德特鲁瓦，对他们来说，飞机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参数的汇总，而是一个需要你对其进行测试的生物。落地之后，试飞员会小心翼翼地围着飞机检视一周。他们的手指尖会触摸整个机身，拍打机翼。他们并不计算，他们只是思考。接着，他们就会转过身，径直面对工程师说，“固定面要缩短。”

我仰慕科学，但我也仰慕智慧。

圣埃克絮佩里

圣埃克絮佩里，应邀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著作《听啊，风》的法语版作序。在读完校稿之后，圣埃克絮佩里发来了以下文字（1939年7月10日）：

林德伯格的校稿让我惊讶。我乐于为此写一篇重要但绝不简短的序言，愿此文能于7月15日返回纽约之前抵达你处。

《听啊，风》法语版序言（节选）：

……一本好书应该是一张网，语言的作用就是编织网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渔夫从深水中拖上来的那些活物，以及那些在网眼中闪闪放光的银梭。安妮·林德伯格向我们展示的，是她内心深处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她的书又是怎么样编排的呢？

我不易阐述。若要说得清楚，你就必须写一本书才行，还

要论及很多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得到她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非常细微的焦虑感，其形式虽然多变，但却不疾不徐，不断不停，像一条静静的血脉……

安妮·林德伯格所说的——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迟到的那种愧疚感。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和物质世界里的惯有惰性进行抗争的时候，要加快他的内在节奏是多么困难啊！所有的事情都濒临停滞。在濒临崩溃的世界里，一个人想要维持生命和运动，他的警惕性该有多高啊……

林德伯格先生驾着小舟在波尔图和普拉亚之间的港湾里进行勘察的时候，安妮·林德伯格就在山顶上看着，他像一只细弱的昆虫，受困于泥泞的滩涂，挣扎到精疲力竭；散步的时候，每一次只要她转过身面向大海，似乎都能看见丈夫被困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只昆虫，徒劳地颤动着翅尖。想要穿过这片港湾实在是太困难了，减缓了速度的徐徐缓行只能意味着永远都无法到达彼岸。

有段日子，他们两个人就像囚徒一样被困在一座小岛上。在那里，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根本就不流动；人的生与死也只能在他们的头脑中激起一丁点儿的想法，而且每次都是同一个想法。甚至有一天，连这种想法都不复存在了。

（他们的房东一遍又一遍地喋喋不休地嚷嚷着，“在这儿，我说了算……”像远方传来的回声。）时空必须重启，他们也必须重返大陆，再入洪流。洪流之中，有人疲倦倒下，有人生猛屹立。安妮·林德伯格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始无终。

但时间上的无始无终却如此接近！只要不穿越这片海湾，